

● 学术小品丛书

燕口拾泥

文学的『意思』

听风楼书话

话说《金瓶梅》

秋天的独白

评论的评论

异学杂著

梨园风景线

西洋镜语

书里书外

燕口拾泥

金克木



燕口拾泥

金克木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庆西

封面设计 池长尧

燕口拾泥

金克木著

浙江新华书店出版发行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42 印张3.19 插页2 字数57000 印数00001—11000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063-4/1·62 定 价：0.75元

“学术小品”丛书编辑旨趣

前人治学，讲究义理、考据、辞章。现在看来，三者依然不可或缺。最近十年间，国内文学批评和文艺研究发展迅速，至八十年代中期已呈现两大趋势：一则谈问题着眼于所谓大文化的实际背景，不囿于学科樊篱；一则注重文体实验，故文章自身的趣味性，又得以强调。

本社编辑、出版“学术小品”丛书，乃势所驱使，旨在扬励学术，改善文风，同时兼有普及与提高两方面的愿望。

普及与提高的统一，落实在文章里是趣味性与学术性的结合。编辑者认为，当今理论界于学术性和趣味性的结合上，有所偏失。一些新近问世的学术著作以营构体系，做高头讲章为事，与读书界否隔日甚。前人有曰：文章贵在

2K99/29
情趣，此言甚善。在目前情况下，倡导学术趣味，而不求诸所谓“系统”或“深度”，未尝不是一种开拓。

这套丛书以文学、艺术为主，也涵纳与此相联系的其他文史话题。至于治学方法与著述风格，自然以多样为好。作者学术观点，自是一家之言。是非正谬，见仁见智，读者自辨。

丛书将分辑出版，每辑十种，迄邇相续。区区小品，以期蔚为大观。

1938年3月

目 录

记号·信号·符号·象征	1
小说的分类和评点	5
试说“王婆”	9
中国的神统	13
诗与真	17
“解构”六奇	21
诗的年纪	25
谁“进入角色”？	29
说“边”	33
匡衡·刘向·杜甫	37
文学中的“变卦”	41
反思和深思	45
内和外	49
奇书的平凡	53
二 圣	57
疑“散文”	61
独白·对话·画外音	65
“百年”不独	69
说园林·论字体·谈文学	73
妇女群像	77
译路坎坷	81
续 断	85
读《吊比干文》	88

目 录

六经注我	93
莎士比亚与忠孝恩仇	94
语言禁忌	95
新乡土文学	96
“经”和“诀”	97
范西屏论棋	99
郑玄和朱熹	100
弗洛伊德和黑格尔	101
唐宋的文史	102
盲跛互助	104
清文字狱质疑	106
诗中的时间差	108
歧义语	109
语言的肢解与复活	111
诗的倒读	112
书的反读	114
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	116
模糊逻辑	118
几何式哲学	120
两种“法”	122
为索引呼吁	124
读书散记二则	126
后 记	128

记号·信号·符号·象征

本世纪前半，符号这个词用得含糊。外国字本是“象征”，和象征主义的象征相混。符号逻辑的“符号”用的也是这个词，但只是记号，是化学元素符号一类。后来发展了，就改名数理逻辑了。精神分析学家容格的书《人和他的符号》指的是象征符号，从图腾到梦境都算在内。哲学家加西勒说：

“人是制造符号的动物。”他讲符号形式的哲学，原词也是“象征”。有人讲符号美学用的仍是这个词。现在有些译文把这个词译作符号，有时又译象征。原义含混，外国人不觉得，照字面译出来有时就难解了。

本世纪后半，称为符号学的研究发展起来。从苏联、东欧到西欧、美洲、日本以至印度，都有人讲，而且应用在许多方面，尤其是文学艺术。这个“符号”不是“象征”，理论不统一，实用方面多。语言学家、文学

评论家、美学家、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等各有一套。有的浅显，有的艰深，不能一概而论。这是正在生长中的研究，还很难照旧说法称之为学科。

我们不必见新就忙于引进，但不可不知道。不过首先要放下一个习惯出现的想法：把外国人在本世纪内的一些新说法当作我们学校中的有统一课本、试题答案及词典的学科。那样就会觉得外国人说什么符号学的、现象学的、阐释学的、存在主义的、结构主义的、解构主义的研究等等都是含糊不清了。实际上，这些所谓“学”或“主义”中都有不同意见（不成为派），争吵不休。我们不能抓住一个人或一本书就当作课本。（符号学译出来的似只有一本日本人的《符号学入门》。）我们何必照抄别人的？我们尽可自己作中国的研究。为什么一定要去对号入座呢？我以为对新玩艺的最好的引进方式不是听讲、照抄而是应用。简单的“拿来”办法不够了。一则是新东西还只是半成品，不现成。二则是变化太快，拿过来还未消化，人家又变了。照这样跟着跑，永远难跟上。无怪乎有人认为，不可随风赶新的，只有古

典不会变，靠得住。（其实古典也会变。）看来还是和外国人并排起跑为好吧？

先试试把国际上常用的几个符号学基本概念弄清楚。

“记号”本身没有意义，也不表示什么其他意义。例如说“这是短篇小说”等于说“这是氢原子”，只标明是什么。

“信号”是一种机械性的刺激反应。它本身的意义需要别人加以解说。例如看小说或则电视忽而兴奋，忽而气恼，那只是接收到了信号又发出信号。“兴奋”、“气恼”都是别人或自己事后的解说，当时自己不知道。

“符号”本身没有意义但必须另有意义（信息）。这是代码，有编码、解码种种花样。例如看《红楼梦》，不是为宝黛伤心，不是“正照风月宝鉴”，而是到反面去“索隐”，读出其中种种“微言大义”，作为百科全书或则教科书。那是把《红楼梦》当作符号来研究。

“象征”是一种特殊符号，它既另指意义，本身又代表那个意义。例如神像。从前有人读《红楼梦》发痴，把书当作宝典，

那时这本书就成为“象征”了。

从这出发，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出新的“大观园”来游逛，不过不一定要挂上匾额。

小说的分类和评点

现代科学是从分类开始的。对象分类，研究分科，故称科学。小说的古典研究也是从分类起始到评点成为高峰。当代的应另论。

《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这是汉代的分类定性。从《隋书·经籍志》一直到明、清都是这种说法。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一、小说出于“官”，但造者是老百姓。二、“君子”不作小说，可又消灭不了。“稗”不是仅仅指细小琐碎，而是说象稗子一样，没有什么养分，还妨害粮食作物。若有除草剂能使它不生长，那是好事，但办不到，只好设“稗官”把它管起来。

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鲁迅才作了全面分类，列出鬼神志怪、传奇、话本、讲史、

神魔、人情、讽刺、才学、狭邪、侠义公案、谴责等类，但或依内容，或依体裁，或依用意，并不一致。

大约在本世纪初年，盛行在小说名称之前加上标明性质的牌号。连《说部丛书》的翻译小说也是这样。记得当时有社会小说、伦理小说、教育小说、实事小说、历史小说以及政治、神怪、武侠、侦探、科学、哲理、言情等小说。“言情”较多，又可分艳情、哀情、奇情等。招牌和货物往往不符。这种分类不过是为推销商品，使购书者一望而知是什么书。

虽然清末梁启超就论“小说与民智之关系”，但一般人仍是把小说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品，和《汉书》的意见差不多，所以一直称为“稗官”。

除占正统地位的上述流行看法以外，还有一种看法起于明代的李贽、冯梦龙、金圣叹。这是推重小说的评点派。说是派，只是对正统而言，其实这些评点家并非一派，对小说的看法彼此也不一样。相同之处在于许多评点者还是要拉扯上与世道人心有益，总不满足于娱乐消遣工具的地位。明明有害也

不认帐，说那是由于读者自己心坏。金圣叹把小说当成文章来评，实际上是《儒林外史》中评选八股文的马二先生一派。他又把小说中人物当作真人来评论，在他评的《水浒》中大骂宋江。他又去推寻作者本意，说施耐庵是反对造反而不是提倡造反，吹捧“古本”。毛宗岗评《三国演义》也是一路。张竹坡评《金瓶梅》，极力论证它不是“淫书”而是“奇书”。他仍旧是把小说当作真人真事和八股文章。还有个“脂砚斋”评点《石头记》，作为红学资料为人看重。这一评点的特点是评者和作者共鸣，特重亲身经历和感受，加强了“自传”说和真人真事的小说观。还有一个现在无人提起的“悟一子”。他评点《西游记》，说这是讲炼丹的书，把回目中的“金公”、“木母”、“心猿”、“意马”等都讲成道士修炼。

归根到底，评点家和自《汉书》以来的看法类似，不同处只在于一说是稗子，一说还可以有营养作用，甚至是大有作用。总之，一、小说不是上等文学，必须在本身以外发现更大意义。作者必定是有为而发。有益世道人心才有价值。二、小说所写不论如

何荒唐都必须是指示真人的，要照评点时的活人来论小说人物，推出作者用意和读者反应。

小说何时才不属于“稗官”呢？

试说“王婆”

王婆曾经是个有名人物，街头巷尾，大人小孩，都知道“王婆骂鸡”。上海还出版过石印的小本子，记下王婆用各种语言诅咒那偷她的鸡的人。善骂的王婆的声名是五六十年前的，后来黯淡无光了。骂人的艺术究竟不是艺术吧？不过也缺少不了，总有此一格。

另一个王婆的声名却流传了几百年，那是沾了古典小说的光。《水浒》里的王婆是给西门庆和潘金莲撮合的，由此得名。另有《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的一个，改名薛婆，给陈大郎和王三巧儿撮合。这两个“王婆”都是能说会道善拉皮条的，可是说的话完全不同。一个会客观计算“十分光”，一个是巧用心理学吧。两人的身份和手段一样，目标一样，可是伶牙俐齿的语言不同。这就是施耐庵和冯梦龙的本领。他们使王婆

作为这样一个私通中间人或则为“第三者”帮忙的第四者流传下来。这是艺术的力量吧？

这个“王婆”本来是多余的。二人之外出现了第三者，矛盾形成并且复杂化了，何必还要第四者呢？然而“王婆”又是不可缺少的。没有她，第三者不能成为第三者，凭空插不进去。这个不可缺少的多余的人物比主要角色有时还难写。

这样的人物在古典小说中出现得非常，不但是撮合者，也可以是矛盾制造者。例如《封神演义》中的申公豹。他唆使许多封神榜上有名的人来反对姜子牙。武王伐纣，两方的人算是主角，申公豹插进去制造矛盾，拉出第三者来捣乱，他岂不是多余的？可是没有他，也就没有《封神演义》了。他是多余的，又是不可缺少的。不过申公豹的形象比起王婆就差得多了。作者把他当做道具，没有花大力气写，或则是写不好。这就见出艺术高低。

《西游记》中的唐僧也是这样一个道具。他是取经的主角，但决不是《西游记》的主角。书中写的是孙悟空降魔。猪八戒是